

约翰·格里森姆律师系列小说



● [美] 约翰·格里森姆著  
刘锋 苗秀楼 李国基译

# 陷阱

又名《律师事务所》

★  
★  
★  
全美最畅销作家作品总销量超过一亿册

译林出版社



I 712.4  
47

91749



\*200361866\*

# 陷 阱

[美国]约翰·格里森姆著  
刘锋 苗秀楼 李国基译



译林出版社



译林出版社

[美]约翰·格里森姆著  
刘锋 苗秀楼 李国基译

# 陷 阱

又名《律师事务所》

全美最畅销作家作品总销量超过一亿册

约翰·格里森姆律师系列小说

DP60/26

JOHN GRISHAM  
THE FIRM

---

经作者和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，  
本社享有该书中国大陆地区中文本专有出版权

**陷阱**

[美国]约翰·格里森姆著  
刘锋 苗秀楼·李国基译

---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 
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(邮政编码210009)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 光明印刷厂

---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印张10.25 字数259千  
版次 1993年4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2次印刷  
印数 10001--20000册

---

标准书号 ISBN7-80567-218-0/I·95  
定 价 13.80元

---

(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内容介绍

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，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：高额的薪酬，豪华的公寓，名牌的汽车，……正当他踌躇满志，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，一些同事莫名其妙的失踪与死亡，他自己也接到一些似警告似恐吓的电话。他迷惑不解，然而，良好教育的良知，不曲不挠的个性，不容他对此视而不见。于是，他匹马单枪地展开了调查工作。这样，他就陷入警方与黑道的双重追捕之中，而最终结果，则是揭露了一个为黑社会出谋划策、销赃灭迹、变黑为白的律师事务所。

作者约翰·格里森姆是西方目前最走红的畅销书作家。三年前，他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律师。一个偶然的契机，使他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冲动，于是便有了《杀戮时刻》。该书一炮打响，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，连续居于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，且多次排列榜首。初次的成功使格里森姆大为兴奋，于是弃律就文，专门从事畅销小说的创作。由于他的作品全是以律师为主角，描写的是美国社会的犯罪案件与法律界的黑暗勾当，所以被美国评论界界定为“律师小说家”。他后来创作的《鹅鹅案卷》、《陷阱》和《终极证人》篇篇走红，本本畅销，迄今在全世界的总销售量已经超过一亿册。他的作品已全部被拍成影视，在全球有巨大的影响。今天，约翰·格里森姆已超过西德尼·谢尔顿，为美国畅销书行业的“冠军”作家，其版税收入亦独占鳌头。

我国新闻界对格里森姆的作品有零星的介绍，格氏作品的

影碟和录像带也在许多大中城市放映,但出版界尚未有切实的反应。我们这次是首批全方位地推出格氏已出版的全部作品,以期能为我们的法律工作者、文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品味绝佳的“正餐”。

主事合伙人再次审阅米切尔·麦克迪尔的简历(他都看过上百遍了),还是挑不出丝毫不满意的地方,至少在书面材料上挑不出。麦克迪尔有头脑,有志气,长得一表人才。他渴望工作,像他那样的出身,他不得不这样。他已婚,这正合他们的规定,公司从不雇未婚律师,更厌恶离婚、酗酒、搞女人这类事。聘约上规定还要进行吸毒检验。他有会计专业学位,一心想做税法律师,头一次参加特许会计师考试就顺利通过了。当然,这也是税法顾问公司的起码要求。他是白人,公司从来就没雇过一个黑人。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,因为他们从不公开招聘,只是暗中补员,用条条框框卡人,因而保持了清一色的白人天下。别的公司公开招聘,也就免不了招了黑人。再说,他们公司是在孟菲斯,而那些优秀的黑人只想去纽约、华盛顿或芝加哥。麦克迪尔是男性,而公司向来就不想要女律师。70年代中期,他们吃过一次亏。当时他们招了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应届毕业生,此人恰好是女的,又是个税法尖子。她风风雨雨地干了四年,最后死于车祸。

看来,他挺合适,是他们的最佳人选。其实,在这一年他们也挑不到别的人了。要么是麦克迪尔,要么就不招。

任事合伙人罗伊斯·麦克奈特审阅着标有“米切尔·麦克迪尔—哈佛”字样的档案。这档案有一英寸厚,满是密密麻麻的小字,还有几张照片。这是贝塞斯达一家私人侦探所里的几个人提供的,他们曾当过中央情报局的特工,现在是公司的客户,每年都免费调查这些情况。他们说,调查几个没有戒心的法律专业学生是件容易事。比方说,他们了解到,米切尔希望离开东北部;已有三个单位要他,两家在纽约,一家在芝加哥,年薪最高的出76,000美元,最低的68,000美元。真是抢手极了。在二年级时,一门证券课考试,他本有机会作弊,可他不仅没干,还拿到了全班最高分;两个月前,法学院晚会上,有人给可卡因,他断然拒绝,大家开始吸食时他抽身走掉了;他偶尔喝杯啤酒,可是酒很贵,他喝不

起。他还欠着 23,000 美元的学生贷款。他渴望干活。

麦克奈特翻阅着档案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麦克迪尔正是他们想要的人。

拉马尔·奎因，32 岁，还不是合伙人，他被叫来参加会面是因为他长相英俊，举止活泼，好给本迪尼-兰伯特暨洛克法律顾问公司树立一个年轻的形象。其实，这家公司的确很年轻，多数合伙人在 50 岁上下，钱多得没法花时就退休了。拉马尔离晋升合伙人已为期不远。他有六位数的收入确保余生，有条件享受 1200 美元一套的定做的西装。这套衣服舒适地套在他高挑、结实的躯体上。他漫不经心地在这 1000 美元一天的套间里踱着步子；又倒了一杯速溶咖啡。他看了看表，扫了一眼坐在窗前小会议桌边的两个合伙人。

2 点 30 分整，有人敲门。拉马尔看了看两个合伙人，他们忙把简历和档案放进公文包。三个人全都穿起西装上衣，拉马尔扣好第一个纽扣，开了门。

“是米切尔·麦克迪尔吗？”他脸满笑容地问道，伸出一只手。

“是的。”他们热烈握手。

“幸会，幸会。我是拉马尔·奎因。”

“幸会。请叫我米奇吧。”他走了进来，迅速瞟了这宽敞的房间一眼。

“好的，米奇。”拉马尔搭着他的肩膀，带他进了里间。两个合伙人连忙作了自我介绍。三个人显得热情异常，又是冲咖啡，又是倒水，忙个不停。大家坐在闪亮的红木会议桌四周，相互寒暄了一阵。麦克迪尔解开外衣扣，翘起了二郎腿。他如今已是颇有经验的求职高手了，而且知道他们想聘他。他放松了一下。三家全国大名鼎鼎的法律顾问公司已经表态要他，他有本钱显得自信。他并不需要这次而谈，也不需要这家公司的工作邀请。他只是出于好奇心才到这儿来的。当然，他也很向往孟菲斯温暖的气候。

奥利弗·兰伯特，就是那位主事合伙人，他上身前倾，两肘支在桌子上，侃侃而谈。他嗓音宽厚，犹如男中音歌唱家。今年 61 岁的他，称



得上是这家公司的“爷爷”了。他大部分时间执管行政事务，在那帮全国最有钱最自命不凡的大律师之间排难解纷，当和事佬。他是总顾问，年轻律师都向他求教。兰伯特先生还管人事，招聘米切尔·麦克迪尔的事由他拍板定夺。

“你对面谈厌倦了吧？”兰伯特问。

“哪里，面谈是找工作不可少的嘛。”

是啊，是啊。他们全都附着着，那情状仿佛他们自己昨天还在递交简历、面谈，生怕法学院三年寒窗的汗水和折腾付诸东流似的。没错，他们理解米奇如今正在经历的一切。

“我可以提个问题吗？”米奇问。

“当然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随便问好了。”

“我们干吗在这旅馆里面谈呢？别的法律公司都是到学校，通过就业办公室进行面谈。”

“问得好。”他们全都点点头，相互瞧瞧，一致认为这问题问得好。

“也许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米奇。”任事合伙人麦克奈特说，“你得理解我们公司的情况。我们与众不同，并为此而自豪。我们只有41位律师，跟别的公司比，我们的规模很小。我们雇人不多，大约每隔一年补充一个。我们的工资全国最高，福利最好。这次非夸大其辞，因此，我们很挑剔。我们挑上了你。你上个月收到的信，是我们在筛选全国各名牌大学两千多名应届法律毕业生后发出的。只发了那一封。我们不登征聘广告，不接受求职申请。我们保持低姿态，办事与众不同。这就是我们的解释。”

“有道理。那你们是一家什么类型的法律公司呢？”

“我们搞税法，还搞些证券、房地产和银行业务，但80%是税法业务，所以我们很想见见你。你的税法底子那么厚实，真是难能可贵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上西肯塔基大学？”奥利弗·兰伯特问。

“这很简单。我打橄榄球，他们答应给我全额奖学金。要是没有这些奖学金，我大学便上不成了。”

“谈谈你的家庭吧。”

“怎么，这很重要吗？”

“这对我们非常重要，米奇。”麦奇奈特诚恳地说。

他们全都这么说，米奇想。“好吧。我7岁时，父亲死在煤矿里。我母亲改嫁了，住在佛罗里达。我有两个哥哥，大哥拉斯蒂死在越南，二哥名叫雷·麦克迪尔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这恐怕不关你们的事。”佛瞪着麦克奈特，一副要干仗的样子。档案里没怎么提到雷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任事合伙人轻声说道。

“米奇，我们公司在孟菲斯，”拉马尔说，“你介意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。我不喜改北方寒冷的气佛。”

“你以前去过孟菲斯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们想邀请你近期去一趟。你会喜欢那里的。”

米奇笑笑，点点头，继续逢场作戏。这帮老兄是认真的吗？华尔街正等着他呢，他怎么会看得上一个小城市里的一家不起眼的法律顾问公司？

“你在班上名次如何？”兰帕特问。

“前五名。”可不是什么5%，而是硬碰硬的前五名。不过，时他们这样回答也就够了。其实，他是300名学生中的前五名，也可以说是第三名，仅次于第二名，但他没这么讲。他们三个，毕业的学校都比不上他。佛雷便都过《马丁戴尔-胡伯尔法律大全》，记得佛们分别是芝加哥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凡德比尔特大学法学佛毕业的。他晓得他们不会多谈学校的事。

“你为什么佛上了哈佛？”

“其实是哈佛挑上了我。我报了几所学校，全都录取。不过，哈佛给的资助最多。而且当时我想，哈佛法学院是最好的学校。我现在还这么认为。”

“你在那儿学得很出色，米奇。”兰伯特看着他的简历说。档案在桌子下的公文包里。

“承蒙夸奖。我学习上下了很大功夫。”

“你税法课和证券课的成绩好极了。”

“因为我对它们有兴趣。”

“我们翻阅过你的写作样本，印象很深。”

“谢谢。我喜欢搞研究。”

他们点点头，一致认可这个明显的谎话。这不过是过过场而已。头脑清醒的法学院学生或律师没有一个喜欢搞研究的。不过屡试不爽的是，每个前来应聘的准律师都声称自己喜欢图书室。

“谈谈你妻子的情况吧。”麦克奈特几乎是恭敬地说。他知道这问题又是带有冒犯性质的，不过倒也是每家法律公司都必然问及的，问题所涉及的也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。

“她叫艾比，在西肯塔基大学获得了初等教育学士学位。我们大学毕业一星期后便结了婚。过去这三年，她在波士顿学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幼儿园任教。”

“你们的婚姻——”

“非常美满，我们中学时就相识了。”

“你在球队里打什么位置？”拉马尔把话题引到不太敏感的方面来。

“四分卫。本来有很多大学都要我，可中学最后一场比赛时我膝盖受了伤，那些大学便都缩了回去，只剩下西肯塔基。我从二队队员开始干起，断断续续打了四年球，可膝盖一直受不了。”

“你怎么能又打球又拿全优成绩？”

“我把书本放到首位。”

“我想西肯塔基并不是一所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校。”拉马尔便笑着

冒出这么一句，但话一出口，他就恨不能把它收回去。兰伯特和麦克奈特皱起眉头，意识到这话说得很不得体。

“跟堪萨斯州立大学差不多吧。”米奇回敬了一句。他们呆了，全都呆住了，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相互注视了一会儿。米奇这小子居然知道拉马尔上的是堪萨斯州立大学！他与拉马尔·奎因素昧平生，事前也不知道谁会代表公司参加面谈。可他竟对他们了如指掌。他从《马丁戴尔-胡伯尔法律大全》上摸过他们的底。他看过公司全部41名律师的简介，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，就能想起41个当中的拉马尔上的是什么大学。见鬼，他们不能不佩服她。

“我那句话想必说得不当。”拉马尔道歉说。

“没事儿。”米奇亲切地笑笑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

奥利弗·兰伯特清清嗓子，决定还是回到个人问题上来。“米奇，我们公司反对酗酒，追逐女色。我们虽不是一伙圣徒，但我们把业务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。我们保持低姿态。工作十分卖命，所以能赚大钱。”

“这些我全都能接受。”

“米奇，我们希望我们的人都有稳固的家庭环境，快乐的律师才能有高效率，所以我们问了你这这些问题。”

米奇笑着点点头，这样的话他以前也听到过。

三人相互看了一眼，又看看米奇。这表明面谈到了一定阶段，该应试者提个把聪明的问题了。米奇又翘起了二郎腿。钱，这是个首要问题。尤其是跟别的法律公司相比，数目如何。要是给的不多，米奇想，那就弟兄们后会无期了。要是工资能吸引人，那我们再谈论家庭、婚姻、橄榄球。不过，他明白，和别的公司一样，这三个人也得在这个核心问题的外围虚晃几招，直到除了钱，别的事全都谈遍，局面有点尴尬了才罢休。所以，他先给他们来个分量轻的问题。

“你们打算一开始让我干什么工作？”

他们点点头，对这个问题颇为欣赏。兰伯特和麦克奈特看看拉马尔。这问题由他来回答。

“我们有个类似两年见习期的安排，尽管我们并不那么称呼。我们将派你到全国各地参加税务讲习班，你受教育的过程还远未结束。今年冬天，你就要到华盛顿美国税法研究院学习两星期。我们一向对自己的专业技能引以为豪，所以培训对所有的人都是持续不断的。倘若你想攻读税务硕士学位，我们会负担费用。至于法律事务方面，头两年不会有太大的意思。你要做许多研究工作和一些令人厌烦的杂事。不过，薪水倒是可观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拉马尔看着罗伊斯·麦克奈特。麦克奈特看看米奇说：“到孟菲斯后，我们再谈薪水和其他津贴。”

“我要了解个大概数目，不然我也许就不去孟菲斯了。”他笑了，虽然傲气，但不失诚意。这话真像是出自一个有三处工作可挑的人之口。

两位合伙人彼此笑笑，兰伯特先生先开口。“好吧。头一年基本工资 80,000 美元，外加奖金；第二年 85,000，外加奖金。再给你一项低息抵押贷款买房子，给你两个城郊俱乐部的会员证。还给你一辆新拜尔车，颜色自然由你挑。”

他们注视着，等着看他笑歪嘴巴，乐开花。他竭力想忍住笑，可是办不到，不禁格格地笑出了声。

“真叫人难以相信。”他含糊糊地说。在孟菲斯，80,000 美元可相当于纽约的 120,000 美元呢。那老兄是说拜尔车吗！他那辆舱盖式车篷的马自达已经跑了 100 万英里，眼下得靠人工起动。他还得省吃俭用，以便重修起动机。

“还有一些福利待遇，我们想到孟菲斯再谈。”

忽然，他有股强烈的愿望想去孟菲斯看看。孟菲斯不就是在密西西比河畔吗？

他敛起笑容，恢复了镇静。一本正经地看着兰伯特说：“请谈谈贵公司的情况。”好像他已把钱啦、房子啦、拜尔车啦统统丢到九霄云外。

“我们共有 41 名律师，去年人均收入超过同类或规模更大的公司，

包括全国每一家大型法律公司或事务所。我们只接纳有钱的主顾——大公司、银行和出大钱不心痛的富翁。我们开设了一种国际税务业务，既有趣又能赚钱。我们只与付得起大钱的人打交道。”

“要多长时间才能当上合伙人？”

“一般来说，10年。这是苦干的10年。我们的合伙人，每年赚50万不算稀奇，多数人不到50岁便退休了。你得付出自己的汗水，每周干80小时，不过等你成了合伙人，你就发觉这很值得。”

拉马尔凑过身子，补充说：“并不是非得成为合伙人才能挣到六位数，我在公司干了七年，四年前工资就超过10万了。”

米奇想了一下，估摸自己到30岁时远不止挣10万，也许近20万吧。仅仅30岁啊！

他们仔细打量着他，知道他在盘算什么。

“一家国际税法顾问公司在孟菲斯能干些什么呢？”米奇问道。

这问题又使他们笑容满面。兰伯特先生摘下老花眼镜，拿在手里摆弄着。“哦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1944年，本迪尼先生创办了这家公司。他原本是费城的一个税法律师，交上了一些南方阔主顾，他生性豪放，跑到孟菲斯扎了根，25年里，他只雇用税法律师，公司办得兴旺发达。我们没有一个孟菲斯人，但渐渐地都爱上了它。这是座非常宜人的南方古城。顺便提一下，本迪尼先生1970年去世。”

“公司有多少合伙人？”

“在任的20位。我们尽量保持一个合伙人对一个普通律师这样的比例。在我们这一行里，这比例算是高的了，但我们喜欢这样。这是我们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。”

“所有合伙人，到45岁时，都成了顾缠几百万的富翁。”罗伊斯·麦克奈特说。

“全都这样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们并不保证这一点，不过倘若你来我们公司，卖命地干上10年，当上合伙人，再干他10年，到45岁要是还成不了百万富

翁，那你就真是 20 年以来的第一个例外了。”

“这组数字真不简单。”

“应该说这家公司真不简单，米奇。”兰伯特说，“我们非常自豪。我们是个亲密无间的集体，规模虽小，但彼此互相关心，不存在大公司里那些众所周知的你死我活的竞争。我们招人时，非常谨慎。我们的目标是使普通律师尽快升为合伙人。为此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，对新来的更是如此。律师离开我们公司是很少见的，极其罕见的。其实，还不曾有过。为了让大家工作不脱离正轨，我们做出额外的努力。我们想让大家幸福愉快，这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。”

“我还有一组有说服力的数字。”麦克奈特补充说，“去年，与我们同等或规模更大的公司，普通律师的跳槽率平均是 28%，而在本迪尼-兰伯特暨洛克公司，这个数字是零。前年也是零。要知道，好多年来，没有一位律师离开过我们公司。”

他们打量着他，以确定这些他是否全都听进去了。各种聘用条件固然都很重要，但相比之下，压倒一切的还是工作的稳定性和最终能否受聘这两点。眼下，他们尽量解释，不清楚的以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明。

当然，对米奇的情况，他们掌握的比说出来的多得多。比如说，他母亲改嫁后和一个酗酒成性的退休卡车司机生活在一起，住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海滩上的一个廉价拖车公园里。他们知道，煤矿爆炸事故后她拿到了 41,000 美元的抚恤金，而且很快便挥霍得所剩无几。后来她得知大儿子战死越南时，便疯了；他们也知道，米奇从小没人照料，靠二哥雷（他们无法得知他的下落）和好心的亲戚在贫困中把他拉扯大。他们猜度，贫穷伤了他的心，但也造就了他顽强的进取精神。情况的确是这样。他一边念书，一边打橄榄球，每周还要在通宵便民商店干上 30 小时，尽管如此，他居然还能门门功课全优；他们还知道，他很少睡觉，知道他渴望工作。他正是他们想要的人。

“愿意上我们那里走走吗？”奥利弗·兰伯特问。

“几时去？”米奇问，他正梦想着带遮阳顶的黑色 318i 拜尔车呢。

那辆挡风玻璃破裂不堪的马自达老爷车歪斜着停在淌水沟里，前轮偏向一侧，顶着路旁的镶边石，以防滑下山坡。艾比从外面握住车内的门把，猛撼两次才把车门打开。她插入钥匙，踩下离合器踏板，打正前轮，马自达开始缓缓下滑。车速加快时，她屏住气息，松开离合器，咬紧嘴唇，直到没装消声器的发动机哼哼地响了起来。

有三个单位的聘书等着米奇去签，一辆新车四个月就能到手，她得等到那个时候。三年来，在一个到处是“保时捷”跑车和“梅塞德斯”敞篷小车的校园里，他们住的是两室无厅的学生公寓，忍受着贫穷的煎熬。他们多半不去理会东海岸这座势利大本营里的同学、同事们的冷眼。他们是肯塔基来的乡巴佬，没几个朋友。可是，他们到底忍受住了，靠着自己的奋斗，终于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功。

她喜欢芝加哥甚于纽约，即便薪水低些也无妨。这主要是因为芝加哥离波士顿更远，离肯塔基更近。可是米奇仍旧没有表态，而是谨慎全面地权衡利弊，把想法憋在心里。他生性就爱这样。艾比没被邀请和丈夫一起访问芝加哥和纽约。她已厌倦了瞎猜，她要的是结果。

她把车子违章停在离公寓最近的山坡上，步行两个街区回家。他们住在一幢条式两层楼上。这幢红砖楼里一共有30套和她家一样的房子。艾比站在门外，正从包里摸钥匙，门猛然打开了。米奇一把拉住她，用力把她拽进狭小的屋子里，按倒在沙发上，嘴唇向她脖子频频出击。她叫着，吃吃地笑着，手脚舞动不停。他们亲吻着，久久地搂抱在一起摸索着、爱抚着、呻吟着，汗涔涔地长达10多分钟。这是他们10来岁时就开始享受的拥吻，那时候，拽吻又好玩又神秘，不过至多也就到那个地步。

“天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完事后，她问。

“闻到什么了吗？”米奇问。

她转过头，嗅着。“嗯，是闻到了，是什么呢？”

“鸡肉炒面和芙蓉蛋，在王记中餐馆买的。”



“好啊，是要庆祝什么吗？”

“还有一瓶上好的沙百里葡萄酒，还是带软木塞的呢。”

“你干了什么，米奇？”

“跟我来。”只见油漆的小餐桌上，律师公文纸和记事本中间，放着一大瓶葡萄酒和 一包中式食品。他们将法学院的家当推到一边，摆开食品。米奇启开酒瓶，斟满两只塑料酒杯。

“今天的面谈棒极了。”他说。

“跟谁？”

“记得上次给我来信的那家孟菲斯法律顾问公司吗？”

“记得。那时你不怎么感兴趣。”

“但现在我对这家公司很感兴趣。在那儿全是与税法有关的工作。薪水看来挺不错。”

“怎么个不错法？”

他郑重其事地把炒面从盒子里盛到两个碟子里，打开装酱油的塑料袋。她等着他回答。他又打开另一个盒子，把芙蓉蛋也分成两份。他喝了口葡萄酒，咂咂嘴。

“到底多少？”她又问一次。

“比芝加哥多，比华尔街也多。”

她啜了一口葡萄酒，满腹狐疑地看着他，褐色的眼睛眯缝着，闪闪发亮。她双肩低垂，前额紧蹙，等待着。

“到底多少？”

“头一年8万，外加奖金。第二年，8万5，外加奖金。”他审视着炒面里的芹菜，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8万。”她重复了一句。

“8万，宝贝。8万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算得上纽约的12万呢。”

“谁稀罕去纽约来着？”她反问。

“还有低息抵押贷款买房子。”

抵押贷款这个词儿在这种公寓里好久没有提到过了。其实，眼下她